

轻衫醉卧紫荷田

暮春时节,我坐上了返乡的绿皮火车。在我看来,一列开往春天的火车,车速太快实在是大煞风景的奢侈。果不其然,一路上,不紧不慢地绿皮火车让我喜获了窗外的无数美景。最让我惊喜的是,我又看到了成丘成丘的紫云英。让我想起高尔泰的“草色连云”。从前,在我的故乡,紫云英从眼前一直铺到远处的山脚下,如果不被群山阻隔,或许就能看到紫云英与天相接的景象。

春天来了,村庄周围的草木蓄势待发。未几,各种花纷纷打开花房,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它们期待已久的全新轮回。其中就有红花草,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:紫云英。它还有另一个同样令人着迷的别名:紫荷花。因为它的花朵像极了微缩版的荷花。紫云英的这番轮回,始于头年最后一茬水稻被人摺倒,人们用犁铧将泥土翻开,耙平,再播下紫云英的种子。过不了多久,紫云英的新绿就在田畴上蔓延开来,和蓊郁的青山相连,再融入天色。此后,山野之间林寒洞肃,铅灰色的天空透出十足的冷酷劲。看似在弱的紫云英在田间一直苦捱。冬天以风为马呼啸而来,当我穿得严

严实实,从田塍走过,紫云英被压抑的绿色分明是它们在浅斟低唱。当大地上太多生命都暗弱下去,只有紫云英敢于对恣肆的严寒说不,我于是想,那一片倔强的绿色是人类的精神象征。在历史深处,连缀起生命线索的正是潮汐般的生命萌动。

紫云英经过漫长的蛰伏,待到春冰初泮,它是最早醒来的一个。二月的春风令人不寒而栗,归来的燕子在雨丝风片里振奋地裁啊剪啊,剪裁出一片新天地。紫云英带着一些慵懒,但是绿色的激情显然受到激发。每逢其时,我对田野就多了一份莫名的期待。当我从铺着绿氍毹的田间走过,不由得停下来,大口地呼吸着混合了紫云英香气的清新空气。

到了暮春三月,紫云英还在我们的田野上天真烂漫地盛放着。一丛好花迟早会遇到几个咳唾成珠的读书人,比如采菊东篱的陶渊明。紫云英则遇上了朱彝尊,此君吟道:“沾得梅花三白酒,轻衫醉卧紫荷田。”附注云:“紫荷花草生田中,花开如茵,可坐卧,游人藉此泥饮。”他身着轻衫,喝着梅花三白酒,醉了就势倒卧在紫荷田里,想来极其尽

四“老”与四“子”

著名相声大师马季说过人生要有四“老”,何为四老? 老伴、老窝、老底、老友。

人到暮年,有结发妻子相伴左右,相濡以沫,在相对的视线里有你有我,漫长长夜就不寂寞。

年轻时,或漂泊异乡,赁屋而居;或寄人篱下,偏安一隅。可到老来,有自己的房子,自己的老窝,那是属于自己的领地。布置与处置,随心所欲,不会仰人鼻息。

劳作一生,人不能分文无存。手头上有点存款,作为“老底”。想吃什么,买来就是。小病小痛,及时就医,不会一拖再拖,拖成重病。

闲来招二三“老友”,或垂钓野外,心似芳草;或登高望远,身如白云。趣味园中,逸情世外,其乐融融。

四“老”真是不可或缺。

在欣赏马季大师 四“老”观点的同时,我认为人生还应有四“子”,即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墨子。他们并非如 四“老” 这般的有形物质,而是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文化,是古老文明的灿烂之花。

包砣情结

每逢春节,回老家拜年,家家饭桌上都有包砣。包砣似乎总吃不腻,满桌佳肴中,它总是一道被抢光的菜。

包砣是家乡独有的一道美食,其形如圆球,一般包为四五厘米直径大小,蒸、煮、炒,三种吃法皆可。家乡人习惯先将其煮熟,再以油盐葱和特制固体酱油快速翻炒几秒。炒过的包砣,浓香四溢,金黄诱人,令人馋涎欲滴。逢年过节,或款待重要的客人,家乡人往往要做这一道菜。

做这道菜其实并不简单,就我包包砣的经验而言,完成所有工序,包好三十多个,我一人常常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。先要准备包砣馅。将洗净的五花肉和油干切碎,倒进锅中,依个人口味喜好,掺入少量细碎的萝卜丁、豇豆米或小虾米,再放入适量的盐、酱油、蒜米粒、味精或鸡精,将馅调均匀。第二步是要调薯粉皮。为让薯粉皮松软有筋,好捏不酸手,粉中可加一丁点盐。皮调得不好,直接决定包砣的质量或包砣能否包成功。调粉要趁水开时,特别是寒冷的冬季,水一开,马上倒水入粉,同时用筷子搅动粉。粉揉至不粘盆底,成面团状即可。如果揉的时间过长,粉就揉死了,薯粉皮的韧性就会减弱。

家乡人都会包包砣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包好。水平高的,能将包砣皮包得又薄又不易破,收口处还没有较厚的褶皱。年轻时,我并不会包包砣,因年幼时缺乏练习机会。小时候,正值贫困年代,吃肉是奢侈的享受,一年中,除了过年必有包砣吃之外,其余时间,家中能包五六次包砣吃算是上天眷顾的生活了。因为食材宝贵,每次母亲包时,我欲插手,父亲怕我包坏了浪费食材,总是喝止我。于是我只得双手托着下巴,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先从小薯粉团中捏起一小坨薯粉,右手蘸点生薯粉,在掌中揉成小圆团,然后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捏成小小碗。碗成,舀一小勺馅,馅或浅或满,然后母亲左手托着碗,拇指和食指环着碗沿,慢慢转动,右手拇指和食指则捏着碗沿的皮,辅助转动。这薯粉皮也真是有魔性,几转几转,碗口就收紧得密不见缝了,碗口处的薯粉皮也转成了螺旋状的蒂。最后捋断蒂,一个圆溜溜的包砣就成了。我常常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,惊诧母亲的速度和手巧。母亲则看出了我的跃跃欲试,常常趁父亲不在时,赏给我一小坨薯粉,让我像玩橡皮泥一样玩捏,但是宝贵的馅是绝不允许我糟蹋的。也许是小时候的耳濡目染,三十岁前不会包包砣的

花海泉潮

兴。诗意人生,未必非得浪迹天涯,远方也好,眼前也罢,全赖一颗鲜活的诗心。

诗人的陶醉似乎有些过了头,平白无故地糟蹋了一片开得正好的紫云英。当然,糟蹋紫云英也不是那帮诗人的专利。我们这帮放牛的孩子,把水牛赶往绝无祸害庄稼之虞的地方,自己就跑到无边的紫云里寻乐子。

紫云英承载着农人对丰收的热切期盼,当它们还开得如痴如醉,犁铧却毫不懂怜香惜玉地翻开泥土,将它们压进泥浆里,加速它们的轮回。在我的故乡,随着化肥和农药堂而皇之地侵入土地和庄稼的肌体,农田就不再是紫云英的乐土——哪怕是“残忍”的乐土。闲置的田间只剩下水稻残留的草茬,偶尔才可以邂逅一两株紫云英的子遗。在南方超市的蜂蜜专柜里,我见到一种名为紫云英的蜂蜜,我不知道那一瓶瓶琥珀色的蜂蜜,是否真的由一群辛勤的蜜蜂从紫云英盛开的田野上采集,酿就。经过了一番长途旅行,需要澄清的是,紫云英并没有完全消失,它们就在广袤大地的某一片田野上迎候着我。

■汪德军

时起有时落。怎样去面对呢?《庄子钓于濮水》中,楚王派大夫请庄子出仕,庄子拒绝了,他放弃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,何等旷达! 他看透人生,认为生命与自由才是本质。金庸先生题过六个字: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据说他是从庄子那里获得的灵感。庄子能教会我们善待自己,善待生活。

墨子说:兴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。国与国之间相攻,家与家之间相篡,人与人之间相贼,此则天下之害也。克服这些毛病要“以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易之。”墨子提倡兼爱。“凡天下祸篡怨恨,可使勿起者,以相爱生也。”惟有爱才能渡过人生的暗礁。如果我们心中有了墨子,遇到非难我者,不是睚眦必报,而是用爱去感化他人,我们将少了许多烦恼,多了许多快乐。

四“子”是人内在的修养。有了四“子”,你能出手不凡。面对人生的困难时,你的方法比他人多些;面对人生的困境时,你能从容而不妥协;面对人生的无常时,你的境界比常人高出一等。有了四“子”,求得四“老”也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

■谢晓文

我,成家后第一次独自包包砣,竟然成功了。后来,次数包多了,越来越娴熟,但速度与成品质量远不及母亲。

我家孩子爱吃包砣,逢人便说,我母亲最会做的菜且做得最好吃的菜便是包砣。可惜我生性怕麻烦且工作繁忙,一年包不上几次包砣。尽管如此,但这不影响我以会包包砣自傲。逢上节假日,有时勤快劲冲上头脑,我也会花个半天时间包一包。包好后,把整盘的圆滚滚的白色包坨一拍,或者煮熟后用闻名遐迩的家乡酱油炒好,然后把包砣照片发在微信同学群,往往会引来数个流口水的表情。我这是故意馋几个远在异乡爱吃包砣的男同学。其中一个常常哀叹,没有找一个会做包砣的老婆。我年前向他推荐了一家专卖家乡包砣的小店。没想到,他当即加了老板微信,订购了一百个包砣过年,第二天便收到了货,在赞叹包砣美味的同时,哭笑不得地跟我说,运费价超过了包砣价。

现今,正月刚过,家乡的梅花绽放出朵朵红云般绚烂的花朵。那些不辞万里奔赴家乡过年的人,定是带足了包砣,在馥郁梅香的远播中,再一次踏上了征途,远赴他乡奋力打拼。

通羊河上的精灵

■陈鸿章

在通羊河这片宁静而修长的水域之上,一场如梦如幻的生命之舞每日都在悄然上演,一群白鹭,或立于滩头,或站在拦河坝上,宛如通羊河上的精灵,给山城这片土地带来无尽的灵动与生机。

清晨,第一缕阳光温柔地洒在通羊河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像是给河水铺上了一层金色的纱幔。白鹭们似乎是这晨曦的唤醒者,它们的身影在薄薄的晨雾中若隐若现。起初,只是一只两只轻盈地掠过水面,它们细长的腿在即将触及水面的瞬间又将身姿拔高,洁白的羽毛在晨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泽。它们像是在试探这新的一天,又像是在寻找着什么。

渐渐地,越来越多的白鹭从河边的绿化丛中飞出,它们的飞翔姿势优雅而自在。双翅有节奏地扇动着,颈部挺直向前伸展,整个身体如同离弦之箭又似一片轻柔的羽毛在风中漂浮。它们在空中盘旋、交织,发出清脆的鸣叫声,那声音像是一首清新的晨曲,在通羊河的上空回荡。这鸣叫声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,有的像是在呼唤同伴,有的像是在告知这片它们热爱的土地新一天的开始。

通羊河的水缓缓流淌着,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蜿蜒穿山城而过。白鹭们降临在水面上,它们的双足轻轻点水,水面便泛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。这些涟漪相互交错、扩散,与周围的景致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。白鹭静立之时,宛如一幅静止的画,静静地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,仿佛它是这片湿地孕育出的精灵,是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最灵动的点缀。

然而,当它动起来的时候,却又充满了灵动的生命力。它会展开双翅,在天空中划出一道洁白的弧线。那双翅洁白如雪,羽毛整齐有序,每一次扇动都像是在空气中书写着美的旋律。它们时而高飞,冲向湛蓝的天空,与白云为伴;时而低飞,擦过浅滩的水面,惊起一串串小小的水花。

白鹭捕食的时候是最迷人的场景之一。它迈着轻盈的步伐,在浅滩中缓缓前行,眼睛时刻警惕地盯着水面下的一举一动。一旦发现猎物,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伸出长喙,那长喙犹如一把锋利的长剑,精准地刺入水中,瞬间捕获目标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,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,展现出大自然赋予它的卓越狩猎技巧。

白鹭,它是大自然的精灵,是自由与美的象征。它的身影穿梭在山水之间,用它的存在诠释着大自然最纯粹、最和谐的美。它是诗人心中的灵感源泉,画家眼中的绝美素材,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散发着迷人而永恒的魅力。

傍晚时分,夕阳的余晖将通羊河染成了橙红色。天空中云霞绚烂,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。白鹭们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归巢。它们成群结队地往凤池山方向飞去,那一片橙红色的天空成为了它们翅膀下的背景。

每一次看到白鹭在通羊河上的嬉戏与栖息,我都会想起生活中那些简单而纯粹的美好。它们的存在让我明白,生命可以在简单的环境中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。它们不在乎外界的喧嚣与纷扰,只专注于眼前的生活,在通羊河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宁静与繁荣。它们是通羊河上的精灵,永远在这片土地上舞动着生命的旋律,让通羊河充满了无尽的诗意与希望。